

花季·雨季人生启迪系列

中学生情感透视

羞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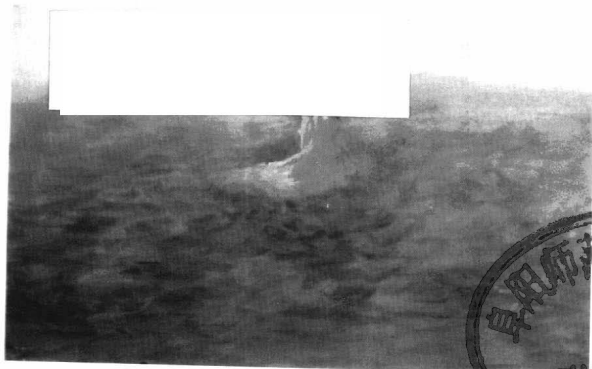
倾诉

梦雨 著

海天出版社

花季·雨季人生启迪系列

中学生情感透视



羞涩的

梦雨 著

倾诉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羞涩的倾诉：中学生情感透视/梦雨著. -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0.9

(花季雨季·人生启迪系列/旷昕主编)

ISBN 7-80654-261-2

I. 羞… II. 梦… III. 书信-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5236 号

花季·雨季系列总策划 旷昕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张小娟 周鸣琦 封面设计：张幼农

责任技编：陈 炯 责任校对：陈 军 刘翠文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0.125

字数：250 千 印数：1—12000 册

定价：16.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编辑前言

成长的天空有真爱

“哗哗”的大雨，滂沱着南国的夜，举目望窗外，雨雾中稀疏的灯光，告诉我夜已深沉。终于看完了梦雨的《羞涩的倾诉》，而此刻的我，却禁不住掩卷长叹。

小雯那怀着羞涩和渴望写作《山恋》的纯真；小杨树林中她那花蝴蝶般快乐的身影和那不可遏止的嬉笑怒骂；还有她那掩饰不住的痛苦和无助的眼神，此刻都在我的眼前幻化叠成一堆无可挽回的坟茔。被妈妈无情撕碎纸飞机的小黄豆声嘶力竭的呼喊；被说谎的红豆欺骗而心在滴血的女孩；在狂热冲动中的峰和森的烦恼；被家长和老师双重曲解和威压下的17岁的“囚徒”痛苦的诉说；还有那割腕自杀未遂的夏冰痛不欲生的哭泣……像一块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好沉重，沉重得不知从何处说起。

如果当小雯孤苦无助、痛不欲生的时候，学校的老

师能少一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世故和漠然，伸出关爱的手拉她一把，也许她不至于走向死亡；

如果小黄豆的妈妈不那么粗暴无情，而以一位母亲的平常心去看待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之间发生的友情，也许小黄豆不会如此撕心裂肺地呼喊；

如果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能站在孩子的角度，换位思考一下，对孩子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引导，17岁的孩子哪会发出“囚徒”般的哭诉；

如果夏冰的父亲能多一分坦然，多与女儿有一些关于自己生活的交流，让孩子在一个开放的和谐正常的环境中成长，孩子何至于无望地割腕自杀；

如果……

我知道，如果过去发生的一切，还能以“如果”来挽回，那么，历史就将不成其为历史。但是，我还是禁不住地要思考“如果”，因为我不愿意看到历史的悲剧在今天继续，我希望孩子成长的天空能少一些莫测的风云……

书中的孩子是不幸的，而他（她）们又是幸运的，不管怎样，他们的梦雨姐姐还在牵挂他们，在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

说真的，我为梦雨感动。一位在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女性，一位自幼多病而又多愁善感的女性，以她一颗善良的心，给予正处在成长烦恼中的孩子们以心换心的理解；用充满母爱的情怀对他们给予深深的关爱；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给他们以指引和开导。她像一位悲天悯人的呼号者，向全社会呼号，关爱孩子心灵的成长吧，多给他们以理解和尊重。

然而，一位梦雨显得是多么的无力和无助。孩子的成长需要的是更多的梦雨，需要的是学校、家庭和社会全方位的和谐教育的环境！

审读梦雨的书稿，我联想到在编辑“花季·雨季”系列读物中，收到的成百上千的孩子的来信，其中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在为情感而烦恼、而痛苦、而遭到伤害。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这个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孩子们心灵的成长，影响到他们健康的健全的人格的形成和他们心理品质的完善。今天，面对那么多孩子的烦恼、痛苦、呼唤，乃至离家出走和轻生，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我想，这远远不是孩子们一个单一的情感问题了，也不是就情感问题而谈情感问题所能解决的问题，更不是靠一个梦雨的爱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该把这个问题置于现行的教育状况下来思考？是不是该把这个问题放在孩子成长的大环境中来思考？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

曾几何时，孩子变成了在分数的指挥棒下，在学校和家庭的严格教育和督促下只能去闯过大大小小考试关口的闯将。闯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闯过了初中闯高中，闯过了高中闯大学，只要闯过了考大学这座颤悠悠的独木桥，在学校和家长看来，就算万事了结，大功告成了。

于是，一个人的成长本该需要的丰富多彩的环境变成了单调乏味的考试环境；一个本该使孩子充分地自由地全面地发展的和谐教育环境变成了单一传授知识的环境；一个孩子本该有的充满无限乐趣的成长过程变成了

只为考试而成长的过程。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教书育人渐渐演化成了只教书不育人，老师们只顾得单纯传授、灌输知识，而顾不得去花工夫诱发学生的灵感思维，去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当然也就更是无暇去关心学生的心灵成长和情感需要了。学校和老师本该具备的情感教育意识、培养学生完善的心理品质意识也渐行渐远无踪影了，而家长更是密切配合学校老师，为自己的孩子能有出息，也为自己能功德圆满，拼其所有，赶捧着孩子去考高分，什么多方面的发展，什么情感需要，什么心理品质，在考大学的面前，一切都成了软性的，一概可以忽略不计。

可怜的是孩子，他们的成长不得不在“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的怨声中，去应付一次又一次的考试。他们在为分数而学习，为分数而成长的环境中枯燥无味地生活，渐渐地越来越深地陷入成长的烦恼。

考试是学校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分数也是评估学生学习成绩的不可或缺的标准，但这些不应成为孩子成长的惟一，更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孩子的成长有太多太多的需要，有太多太多的渴望，而这些需要和渴望，谁也回避不了，谁也阻止不了，谁也改变不了，谁也压抑不了。这是一种事实，一种成长的事实。他们对世界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渴望了解，渴望学习，渴望尝试；他们对情感的需要也随着年龄在增长，在变化，在扩大，从对爸爸妈妈的依恋，到对同学之间的友谊，乃至对异性的朦朦胧胧的关注和渴望，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

了。凭心想想，我们不也是这样一代代走过来的吗？

偏激的教育方法，单调失衡的教育环境，与孩子成长的多方面的需要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成长中的孩子怎能没有烦恼，怎能没有痛苦，心理发展和人格形成怎能不出现问题。别的姑且不说，单看学校和家庭对孩子情感教育的漠视，就让人担忧不已。

孩子不是机器，他们和我们大人一样，是会思考有意识的情感动物。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能缺少情感教育，甚至从某种角度看，情感教育更重于智力教育。当他们最初面对朋友、友谊、信任、自尊、欺骗、谎言等等情感问题时，成人世界对他们不应该忽视、漠视、简单、粗暴，甚至呵斥。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若能以关爱之心引导他们去面对、去学习、去理解、去尝试，孩子便没有那么多的成长的烦恼和痛苦，他们将少走多少成长的弯路。

别大惊小怪于异性孩子之间的接触和交往，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是成长的必然。他们随着身体的发育，才刚刚开始对异性有一种朦胧的兴趣和关注，这是一种多么美好快乐的成长体验，多么纯真的友谊，多么激励美好心灵成长的学习和实践！为什么大人们总要以一种过来人的复杂心理去猜度、去歪曲，把这种纯洁的友谊一概视为“早恋”而无情地加以扼杀和阻止呢？其实，孩子中的大多数压根儿还不明白何谓异性之恋，更不懂什么早恋晚恋。大人们简单粗暴地强行将其定性为“早恋”，无疑对孩子是一种痛彻心肺的羞辱，一种深深的伤害，一种不该有的错误的提醒，对他们的成长，乃至对他们的一生都有极恶劣的影响。

即便他们在不该恋爱的季节，过早地恋爱了，也用不着棍棒相加，羞辱盖面。俗话说，谁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多情。处于恋爱中的少男少女，他们很难驾驭和克制自己的感情，也缺乏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面对现实的他们会遭遇到很多的压力，情感和理智交织冲突在一起，内心会非常矛盾。如果这时，我们的老师和家长不讲策略，不讲方式方法，粗暴的加以干涉和压制，或者不顾情面地对他们以羞辱、讽刺，甚至曝光，极容易使他们丧失理智，走向极端，最终酿成悲剧。而如果我们的老师和家长给他们一分尊重，给他们一分理解，同时给以正确的疏导，耐心的引导，让他们冷静、让他们理智，相信大多数的孩子会慢慢走出感情的深渊。其实，他们理智上都明白是与非，对与错，该与不该，只是他们深陷其中欲进不能，欲出不得，理智和感情交织在一起，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那么，这个时候，大人们用爱心去帮他们理一理，用理智的分析去拉一拉他们，再以激励去加以引导和开导，我想，大多数的孩子不仅能正确对待，并且还能通过这个过程走向成熟，说不定还会把这种感情变成学习的动力呢。

多给孩子一些全面发展的激励吧，多为他们创造一些和谐的丰富的健康向上的成长环境，多给孩子一些尊重、一些理解、一些关爱、一些自由吧，让他们在成长中学会自尊自爱，学会自立自律，学会自强不息！

让孩子成长的天空充满真爱！

周鸣琦

2000年6月30日

自序

一个不属虚构的故事

世上确实有她这样一个人，因此确实发生了这个不是虚构的故事。

她的第一个名字叫三妞。排行老三，女娃且丑，因此“三妞”一名准确贴切名符其实。

三妞又名“假哑巴”，极怕说话，走路贴墙根，最怕见熟人儿。

识字以前最爱干的事儿是躺在人迹难至的深山沟里看连环画儿。

识字以后最爱干的事儿是猫在盛牲口料的小黑厢屋里摆弄她学会的字儿。她喜欢把动词当形容词用，把拟人句摆弄成比喻句，并给自己在一行行一页页的句子段落上打上一个红色的“√”，跟语文老师打得一模一样。

上一年级的時候，老师读完了《我的理想》之后问

班里三十多个学生：“你们长大了想干什么？”三妞吭哧了半天，酱紫着脸说出了两个字：村长。

老师在同学们都哄笑过后追问了一句，为什么？

三妞表情呆板神情木讷地把头低在胸前只字未吭。

三妞其实很想说她想当村长，是因为她想让村子里蒲草一样疲软的女人都站成树，她想以村长的威严命令村里的男人扔掉打牲口一样打女人的鞭子；她还想说她想当村长最主要是为了村里女社员不用再怕男村长把她们按进玉米地里；她若当了村长就会把语文老师讲的“反抗”一词好好给女社员讲一讲。

责任制后，生产合作社解散了。三妞小学毕业了。村长得急症死了。三妞一直想当村长的愿望不那么强烈了。

责任制后的第二年，乡村形势一片大好，男女社员都扔掉了掉黑瓢儿的破棉袄，村里人第一次看到了方框匣子里能装下成千上万个真人的电视。三妞却在农村改革日渐深入的情况下晕倒在了校园。

方圆几十里的神汉仙婆都为三妞驱鬼捉邪，老鼠屎黄鼠狼尿都做过她的药方。两年下来，四方神八方仙把“假哑巴”变成了真哑巴。她由一日难说几句话变成几日不说一句话，终日目光呆滞表情愚傻，医生不让她上学，她索性关起屋门成天一声不吭地摆弄起汉字，仍然形容词动词颠倒着用，只是不再逐句后面打上“√”号。

1985年的秋天，三妞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衣物，对爹说她要进县城。爹听后急得不行，说你得治病。娘更急，说大仙说你病得不轻，不请到王母娘娘亲自下凡治不行。

三妞第一次像男娃过年时给供奉的祖宗磕头一样给爹娘跪下了。她请爹娘给她自由，放她走，她若死在外面只当爹娘白养了她。

那年三妞 16 岁，刚刚过完 15 周岁生日。

三妞进城了。三妞进的那个县城有二十个她村那么大。

三妞进了大城市更加哑巴更加害怕，走路倒不用贴墙根儿，因为她在这个城市里几乎没有碰见熟人儿的机会。

三妞要吃饭，却找不到一只像样儿的饭碗。她要长相儿没长相儿，要特长没特长。饿急了硬着头皮对人说会摆弄汉字儿，逗得人家边笑边捧肚皮，末了再加上三个字“神经病”。

饿的时候三妞没哭；病的时候三妞也没哭，昏昏醒醒磕磕绊绊的日子三妞始终咬着牙没哭。等到有一天她无意中看到她摆弄的汉字《有这样一首歌》刊登在一家名为《新作家》的刊物上时，三妞才躲在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边看那一行行蝇头小字边泪雨滂沱起来。

三妞不知道刊登了她《有这样一首歌》的刊物要付给她稿费，她暗自庆幸自己没留详细的作者地址，他们为她发表了作品却没法向她索要报酬，她于是变着名儿变着地址给各家她看到的妇联刊物投稿，她要知道自己的作品发表没有，只有不间断地去购买那些刊物，结果她常常为一个月必须购买十几份刊物而饿肚皮。这倒使她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养成了一种少吃少睡多看书的好习惯。

没有狐仙和神婆捉妖拿鬼的日子里，三妞的病反倒一天一天见好。虽然有时还会吐血还经常晕厥，她知道她得的是一种要花很多钱才能治好的病。她不是不想治病，但她必须花自己挣的钱治，她不想连累她爹她娘。

20岁那年的一个春天，她躺在她娘的大土坑上喝着药看着书，听到村里的大喇叭广播找一个会写诗的人，广播里没说要找的人叫三妞，但三妞知道他们要找的会写诗的人就是她。

她第一次雄赳赳气昂昂地把药碗一摔，亮着嗓门对她娘说，她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她要像广播里说的那样进城搞文学创作了。她娘见她一向呆滞的眼神忽然放光，又见她跳下土坑光着脚丫儿往门外闯，吓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对她爹嚷：“这回是真疯了！连自己姓啥叫啥都忘了。”

她抱着一大摞刊有她各种名字的书刊，还有一大摞她写了没有寄出去的书稿，小心翼翼地像圣僧登浮屠一样登上了县城文化馆的楼梯，感觉像去朝拜一座圣殿里的佛。

4
半个小时过后，她怦然从那个悬空的木梯滚下来，她在即将离开县城时，回头深情地望了一眼那座坐落在县政府对面的象征着文明文化精神的大楼，那楼在她深情的凝望中依然巍然，而她却分明听到轰然一声闷响，她的胸肋与脊骨一阵阵巨痛。

她心中一直神往的圣殿倒塌了。

她决定逃离这个县城，她听到有人在笑话她这个下里巴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有人讥笑她是骗子。

她没有跟人争辩她不是骗子，那些诗那些小说的确是她写的，但她在此之前她不知道投稿该用一个真实的名真实的姓和地址以及可以得到稿费又可以作为供人认可的凭证。她还一直庆幸自己发表那么多作品竟不用付给编辑报酬！

不论你信不信有这样的事，我都要告诉你，这是真的。

三妞把所有署名不是三妞的作品统统烧掉了，没有半点心痛可惜，她原本写它们的时候也没指望它们能使她光宗耀祖，她只是从生下来就喜欢摆弄它们而已，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喜欢摆弄手中的魔方那样。只是她这种喜欢是与生俱来且深入骨髓，舍生忘死。

三妞在烧掉稿子爬出心灵圣坛的废墟之后，开始了她自我放逐流浪的生活。

她白天表情麻木，目光呆滞地出去打短工，深夜就兴奋地在昏暗的灯光下摆弄她的汉字魔方。

她用打短工的钱买书买纸，并用剩下的二三十元钱生活，除糊口外，还租半间小厢房，那光线那气味跟童年她家那间盛牲口的小屋差不多，不同的是另半间里住的不是牲口而是一位白胡子老头。

老头儿每月只收她十五元钱的房租。老头儿喜欢看厚厚的线装古书，他喜欢透过窗棂看她整夜整夜地趴在炕沿上摆弄汉字，并在那只苟延残喘的老煤油炉上为她煮点葱花面炸点馒头干儿。

老头说话时因满嘴只剩两颗牙而漏风，所以极少说话，对三妞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春来了就要播种，甭管

秋天有没有收成！三妞就爱听这句话，说俺爹也这么说，所以俺趁着还年轻只管播种。

1993年的秋天，有两个自称为她文友的朋友找到了她的小屋，要买三妞十几万字的一部中篇《我从山中来》。她连连摇手说不用买，你们喜欢就好，她像娘送篓青萝卜给东邻，送两把葱韭给西舍一样，把她一夜一夜熬红了眼摆弄出来的《我从山中来》交给了两位陌生的朋友，她没有半点不舍，就是有点担心，像一个贫穷的母亲把最疼爱一个孩子送给一个富贵又有前途的人家一样，舍弃是为了出息。

《我从山中来》出版了，却没有令她欣慰的出息。

朋友说被出版商骗了，出版号是假的，所以她的书成了黑书。

三妞在一个冬夜晕倒在县城一条很繁华的街头。一个叫海的高个子大眼睛漂亮男孩救了她。

男孩把三妞抱到街边面粉厂的屋檐下，一边为她揉失去知觉的腿，一边为她唱了一首《如果你冷》的歌。那首歌让她麻木的腿恢复了知觉，让她失明的眼睛看到了冬夜的天空竟星光灿烂。

海问：“你是干什么的？”

她说：“我会摆弄汉字，摆弄得像我爹摆弄庄稼那样好。”

海问：“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有一个瘫痪在床的母亲，我一无所有。”

她说：“我愿意，我也一无所有。”

1994年6月3日，一个烟雨淅沥的日子，三妞成了海

的新娘。

海在新婚之夜问三妞：“以后你想干什么。”

三妞说：“做饭做梦。”

给海做新娘的三年里，三妞就像她说的那样做饭做梦，并出乎意料地做出一个名叫实诺的小女孩儿。三妞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做幸福。

女儿用黑眼睛问她什么是幸福？她说跟女儿和女儿的爸爸永远在一起就是幸福。

她在无数个夜里问自己什么是天堂？她自己告诉自己有爱有梦的地方就是天堂。她有梦又有爱，所以她是天堂的主人。

女儿满周岁的那一天，她抱着女儿离开了她的天堂离开了海。

海的天堂里换了一位叫萍的漂亮女人。海说他需要一个平凡的食人间烟火的美丽女人。海已经不能忍受她做的青草一样的饭，因为他不是牛，海更听不懂她整天说的梦话，面对梦游人一样的她，他简直要发疯。他不得不向她承认娶一个只会做梦只会做青草的女孩是他最大的错误。

三妞再一次被孤掷街头，再次流浪，令她心痛的是周岁的女儿尚是一只难禁风雨的小鸟，需要一个栖身的巢。

三妞再一次双膝一软，跪在了娘面前，爹已经死了，她只剩下娘了。

三妞把女儿举到娘面前咬着牙说：“娘替俺受累吧，俺要出门远行几天。”

三妞用兜里所有的毛票，买了半箱方便面，在一间漆黑的小平房里，没命地摆弄起她的文字魔方。她把每一个字都当作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个字，她告诉每一个浴血的黄昏不再期待黎明。

半年之后，《落日天堂》正式出版了。

三妞在《落日天堂》的序言中写道：“站起来，你要活下去，走出那片已经化为废墟的失火的天堂。”在最后一节写道：“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有一个人会踏着长满青苔的心径，扣响我心锁锈蚀的心扉，用满天繁星的微笑拥抱着我，奔向那一处有青山绿水草虫呢喃的小山坡……”

外面的世界因《落日天堂》而热闹喧闹的日子，三妞正躺在床上口眼歪斜地养伤，一场车祸差点使《落日天堂》成为她的遗作。

一些原本遥远的陌生的人为她在县城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市（县城已经在几年前划为市了）电视台晚间新闻报导了这件文化盛事，并说为个人举行作品首发式尚属首次。

三妞的娘怔视着电视里的三妞问，那个写书的人真的是你？俺咋不信，你连初中都没念完哩！

三妞没言语，为娘抹去老泪，她知道娘起初像别人一样不信但现在信了。

省内很著名的一位诗人桑恒昌先生为《落日天堂》致“诗的祝福”：“这是一部凝聚着人生苦难极有文学性的散文诗集，如果一个诗人也说假话，这个民族就太没有希望了。”并致三妞一首诗《东山再起》。诗评家、《落